

說部叢書

第十七初集  
第四編

言情小說

畫

靈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出版

正訂新撰學生尺牘册二一角半

丁未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畫靈一冊)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是書專爲學生作範本。共分二十類。一

致一覆。用意遣詞。兩兩針對。最易引人

入勝。凡所議論。皆合學生口吻。文字由淺而深。極易仿效。末附書札各款。及擡頭。稱謂。封套。格式。無不具備。尤便初學。

正訂新撰女子尺牘册二一角半

原著者 英國曉公偉

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此書體例。與前書相仿。惟所列各函。專就女子設想。分家庭、親長、學友、三門。文字淺顯。議論純正。且語語不失女子身分。尤爲親切有味。誠女界適用之本也。

★此書有著作權。印必究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閩贛



商務印書館出版

四定  
元價

# 法華新字典

一巨册  
洋洋裝

外國文之通行於吾國者。以英文法文爲最著。英文則用於商界者居多。若公牘文件。概用法文。其關係尤爲重要。吾國英文詞典。已出不少。惟法文詞典。尙無專書。殊未足應研究法文者之用。本館有鑒於此。特成是冊。茲將本書優點列下。有志法文者。當必先覩爲快也。

一、材料完備。本書係取辣羅司字典爲本。全書共六百數十頁。凡人生日用當具之常識。及公文往來。應需之要字。無不羅列無遺。洵爲吾國法文字典中惟一之善本。

一、裝訂堅實。全書用洋式裝訂。布面皮脊金字。置之案頭。美麗悅目。攜之行篋。堅實耐用。

一定價低廉。本書編譯時。延訂法文大家九人之多。其餘時編時輟者。尙有十餘人。排印校對。亦經年始成。故成本板。惟爲便利。讀者計。定價祇收四元。當爲閱者所共鑒也。

# 畫靈卷上

## 第一章

吾生有寬假之日乎。欲遇假日其法甚多。因假日以恣吾所游。隨地可樂而其爲地亦不少。然欲盡享乎其時亦不過一金律。是從則樂吾心。是已。吾之所欲左者左之。欲右者右之。騎所謂假日之馬。以消吾閒。遺吾興其爲馬之名。一乎不一乎。天文學也。地質學也。物質學也。毛蟲學也。介蟲學也。捕魚也。射鳥也。談情也。說怪也。無往非馬。均隨吾之所好。而騎之。其爲樂無量。蓋以此騁力於一時。世有同吾好者。而吾與之處。則其樂更無盡也。吾有一友。在倫敦城中。當大寫其爲人好文。一年中恆費二禮拜期。在英博物院覽書爲樂。自矜軀體頑健。全賴於此。雖呼吸最鮮之海中空氣。其得力亦無是神速。也是言也。余深信之。余生平無他好。所最好者惟繪畫事。休沐。吾輒爲之筆。雖不工。然暇時取書夾。翻覆閱之。卽能使余恍憶所經之美地。所值之佳勝。及所與同遊之契友。其爲樂果何如哉。曩余赴北威爾士遊。到彼得士古兒寓。

居於老兒奧旅館。其地泰西美術家多居之。碩人博士。過者何止千萬。居停之名。以此大顯。余寓此館。得一新朋。此篇所述。卽與是人有關係也。到彼得士古兒後。第一日。卽徧游名區。飽覽古今勝蹟。樂極忘歸。返寓時。天已昏暝矣。時去餐期久。余乃子身入咖啡室。具食獨啖。正欲舉七時。突見一少年人。亦入此室。館僕審其嗜好。若與余同酸鹹也。者。乃亦置餐余桌。使吾二人得同席接談。各傾吐其生平。惟其人自入座時。微下笑面。未及五分鐘。已彼此酣暢。情意之濃。直如鞦韆之架。彼時已打到天平線矣。蓋余友姓迦利士頓。名查里士。生二十二歲。身頑貌姣。面白骨偉。余乍見之。卽訝其非凡人。且其額寬項圓。高尙之器識。形於儀表。而眉目秀削。時露一種聰明氣象。有時近面熟睹。則又覺欣欣戚戚之容。忽呈忽變。若莫狀。其所以然者。以余觀之。雖率天下之衆美少年。亦無及其萬一者也。余相之久。余心愈慕之。度其爲西國一精巧美術家。後試探之。彼乃莞爾應曰。余性懶。豈挾有長技者哉。其於繪事不過偶涉筆耳。過獎何爲。然子操何業。余曰。余業醫。曰。然則道不同。不相爲謀矣。惜哉。語

畢復笑。是時晚餐已畢。彼乃離席取煙。忽大聲曰。美哉良宵也。余二人出外散步。何如。余曰諾。及出室。同坐一木櫈上。仰視天空。月皎氣爽。風和徐聆。屋畔溪流。齧石潺潺。作聲一種。夜色媚人之態若盡。在吾左右者。其夜又有三五年少美術家。覓余談笑。其吐音雖咳。唾珠玉無以過之。余靜味其言。默領其趣。心殊適然。移晌始去。惟迦利士頓自出寓之後。靜坐吸煙。向時朋輩所談。爲余之所最喜者。彼則均置若罔聞。而眸眸兩眼。注天而視。沈沈然。若有所思。余睨其面。則蟾輝圓滿。愈光愈姣。雅人深致。眞天生才子。爲天下第一流人物也。迦利士頓雖自癡想。不理客言。然時亦微聞之。客去後。謂余曰。樂哉若輩。能以美術爲生也。余曰。能以美術爲生者。則樂不然。則否。何爲羨也。迦曰。天下本無難事。惟人自爲之。吾有此心。金石爲開。區區者安足道。余曰。子云然。知子之腸熱矣。然則何不自爲之。迦云。吾亦何嘗不爲。但不幸吾過富。余時不解其言。徐乃詰其所以。迦遂告余其所處之身世。謂彼自幼失父母。又寡兄弟。祇煢煢一身。無所依倚。其親棄世時。遺家產甚豐。而其叔父年老垂死。死後。又當

承產襲爵。迦言時甚自然。語語似出於肺腑。並非故作以欺人者。余大奇之。然余心實慕之。羨之。初無雜一毫忮妬之意也。彼時燈將息。余二人乃各歸室就寢。余臥後思之。世有年少而美。富而無累。若迦利士頓者乎。眞天下之最樂者也。

## 第二章

余二人心甚莫逆。恨相知之晚。私念彼此締交。並無由人介紹。而一覲面間。竟親暱若此。豈非宿緣乎。抑或老天相我。特設此旅館爲我定交之地乎。自後二人同寓。出則畫景。同筆墨也。歸則加餐。同刀匕也。甚至於吐談吸煙之際。一切舉動。亦無不同。興之所至。均隨吾之所好爲之。而無我礙也。吾嘗聞之。凡人作事必有耦。而後有興趣。畫者亦然。評論得失。互有短長。以優劣之分。定從違之準。知此者。乃受益無窮。然美術家之所矜爲絕技。習普通者無此美譽。彼雖或有逾分稱獎。然不過曰時手之佳畫而已。非專門佳畫也。余友迦利士頓。未顧及此節。若然。吾知亦必取所畫。就最美美術家判之。而無所愧懼。蓋其畫。實精肖無比倫。遠勝余多矣。迦不但善摹山水。

草木卽其描像也。尤極逼真。往往以一二筆成之間。或示余以其所研究心得者。余愈慕其才。不禁獻媚而勸之曰。子其有志於繪事乎。果能始終不間斷工夫。則實可以專門名家。後來必成一大美術家。吾子其勉旃。現余處。尙存有迦手畫像數張。乍觀之。卽能記所畫之爲何人。其人眞面目。儻在余眼前。其巧可知也。余與之初遇之時。已讚賞其人不置。居久之。見其性情怪僻。行止非凡。心愈奇之。余性傲。常自詡閱人多。欲剖別其人之性情品地。似亦易事耳。今獨執筆言迦利士頓。則莫能索辭。而形容之矣。迦利士頓體雖健。然終日戚戚若抱重憂者。天氣變。其七情亦隨之而變。如草之隨風。花之從雨者。至如形神言笑。亦恍惚無定。間或兀坐凝思。入非非令人莫測。其所以然。且性尤激烈。吐詞不計其是非。輒琅琅出諸口。亦其生平一大缺憾也。又迦雖一極好學深思之士。然其用神太過。爲喜爲怒。爲憐爲悲。日盤屈其心。不肯一毫舒放。苦腦耗神。莫此爲甚。尙幸迦未入教。不然。信道過篤。轉瞬必病熱狂。犧牲其身而不顧矣。迦利士頓之性如此。其後種種怪象。卽由此而發。讀吾書者。知

此可無事驚疑矣。顧吾細察其性情，心愈爲之戚戚。蓋迦雖有時笑容可掬，而其一種憂愁之態，實隱伏於眉睫似鬱極而病者。以迦居現在頗樂，不過未形於外耳。一日余與之調謔，戲謂之曰：迦利士頓爾亦嫌富乎？迦泣然答曰：惟子知我。若吾不早亡，則富不適以累吾身乎？然余非能久於世者。余曰：爾容顏膩白，身體壯健。今日步行及十二邁，不倦。何爲出此言乎？迦默而不答。余復曰：爾友當盡力助爾。爲爾擇一美妻。迦聞言，愀然歎曰：吾於世無好無惡，安有朋友？屈指計之，戚畹中最親者，不過一從兄耳。而其人又惡視余，謂余爲家賊，能攫其家產以去者。余曰：冢子承業，載之明章。彼雖凶橫，奈國律何？迦復長嗟曰：吾之爲此，瀕於死者數矣。然有天幸，偏遇救復活。今則人人視我爲贅瘤，我自思長留此世，何益？不如羽化之爲樂也。余曰：天既生我，將使我有爲，安可有祈死之心乎？自余觀之，子今日當以擇配爲第一事。吾子何不從吾言？迦曰：吾自思，吾將無娶妻之日。吾從稚齒卽思死樂，天下安有人如吾所好者乎？吾意天下婦人雖多，其可爲吾妻者實少。然又安知不爲人阻吾緣乎？余

知迦利士頓。其中必有憤懣不平之處。亦無聊其自然而不之強。恐其抑鬱反不樂也。前余已言迦利士頓黑暗之美。其後與之處久。愈覺其目奇異。常見其注睇不轉睫。而所視又空虛。狀如夢遊者。然余初時心甚憂之。後察知迦乃善詩者。詩人之推敲揣摩。往往出此慾態。故余亦釋疑。一晨。余偕迦往天谷畫景。草木嬌豔。岩石玲瓏。泉水紆流。矯矯作遊龍之態。余覩景心醉。如夢遊仙境。迦之畫架。距余甚邇。余睡醒。轉視迦。則見迦兩眼睜睜。面石癱。視弗動。而筆自手中墜。亦竟若罔覺。厥狀若愚。不知其性者。必毛髮竦然也。其時適有一隊閨秀。越山跨嶺。或笑或呼。經迦之側而過。衆見其形容俏致。癡視有思。各爭前視之。以博一快。意者迦必爲所動。孰知迦仍本立。不斜覩。若入禪者。余心疑此童。或食鴉片乎。不然何致麻木如此。遂起視之。旣到。以手撫其背。迦觸醒。迴首視余。目光灼灼。似怪余擾其清夢者。余哂而與言曰。吾實告爾。此地遊客多。後此勿更爲此狀。驚人一之爲甚。若欲再者。人將以子爲瘋人矣。卽不然。亦必以詩狂目爾。弗敢與親。吾子其留意焉。迦默而不答。很很然。拾筆離余。

就畫似不欲聞吾言者。逾時。迦性平。余亦忘其不見答之辱。遂爲朋友如初。遊侶興盡而歸。時值黃昏。余等步行。談敍之間。迦忽顧余曰。余性急。前者唐突不自禁。想知已如君。必爲我恕。說時。其狀甚和。似已知其過。有萬種悔恨之情。不能爲辭。討宥者。余責人也。輕迦之侮。是時已早擲在雲霄之外。答曰。吾不知子之所言者爲何。日前君以我犯迷病。特來醒余。而余不爾答。非罪乎。余慰之曰。否否。子若以此爲罪。則吾妄測人爲病。不更爲過乎。且天生非常人。常具有活潑之精靈。前者爾之赫怒。卽其發現之象。當如何喜幸。而子反憫惄不樂。是何異欲淪之而故望之乎。迦遙而言曰。子妄言不足信。余不過一凡人耳。非能有爲於世者。吾惟望吾子恕吾罪。於是復競步行。緘默者一時。旣而迦復謂余曰。吾得是病。心甚悵悵。深望與爾相處。常爲我防之。勿使再發。蓋其病於吾身。實有百害而無一利也。余觀迦說時。意甚殷。乃應之曰。足下之言。安敢不承命。吾惟望竭吾力以爲之。余是時在於無意間。忽問迦曰。嚮者。爾緘默之時。心作何想。令余駭異。望實以告我。迦曰。余亦不自知也。雖然。吾信子有

先見之明。往往事端未見人之所不及。知者而子能知之。我心所屬子實不之覺乎。余曰。子見物乎。然則何物。迦曰。吾之所能見者。卽所謂爾之所不能見。須知天下每有此種人。其視力遠勝於人者。余曰。余前亦聞人言。世有時具第二種視力。爲常人所無者。然其說甚虛妄無理。欲窮究之。不過空耗光陰。且反足以傷腦也。迦尙抑執不悟。復謂余曰。吾亦不能與子深辯。然吾思之。假一日吾心不防此種視力。必復苦吾眼。余答曰。爾勿再譖作戲。人固有能視他人之所不能視者。然亦曰其視力優耳。未見有別具第二種視力能視人人之所不能視者。若曰心能造景。則實有之。然其時爾之所用以視者。則又心眼也。非眞眼也。且爾目固韶秀。而其所含之特質。亦不過透鏡之性。能析光使物呈形而已。故欲視。言至此。迦止余曰。唯。吾已知子之意。今幸容我說一辭。吾知爾稱爲博士。熟科學。凡事皆學古。從今俗所謂本然之理者。爾信之。除此之外。則概指爲妖妄。然試問爾古今所載奇性事。何啻千百。雖半涉子虛。然獨無一可信者乎。吾敢斷其不然也。夫怪事奇談。爲爾泥舊者所不信也。其

實千百中必有一可信者以此推之吾之所言爲妄乎抑非妄乎余笑其喬野無文謂之曰子真善辯者然時晚矣子亦可少休矣願勿復多談迦曰爾博士多心者爾凡事皆以臆度無乃太拘乎語已悖然似臧獲矜健者余曰此乃一極疑難萬無一有之事吾安從信之以爲真吾今不欲多費唇舌望爾畢所欲言迦曰爾傳軀殼以生爾五官腦血之作用想必共悉之然余往往見瘋人雖愚騃無知而聞一時表之響動必以足蹴之是何故歟余曰此余之所知也卽子亦何必不然吾實告爾爾之所言皆卑瑣之談願勿再爾爾以瀆吾聽余言至此迦似恍然有悟余因而復謂之曰子之所視者果何物望告我吾願爲爾一決其眞僞迦曰吾告爾吾實無所視吾更望後勿有所視以苦吾眼語已雜以他辭似欲換其題不再受余詰者然余會其意愈憂其心之瞀惑思一爲之說破乃姑與之盤旋而復究其底細至此始肯明言蓋彼有一種迷信之事鯁於其懷而其所信至極無理似出於三尺孩提之口以迦之明不應有此思想者余笑不能言亦無暇與辯矣然余自與迦有此夕之談心甚

憂之。蓋狂夫怒號。言論邪僻。恐過此失意事多。久將成瘋癲也。況迦平時性溫柔。不  
聰慧劬學。爲余至難得之友。今若聽其如彼而不盡諍。友之道出一方。以救之。則是  
吾負之矣。能無愧於心乎。以故歸寓後。余曉喻百端。口焦舌爛。極力苦勸。然迦尙執  
迷不悟。余亦無奈之何。計惟有嚴檢其行止之一策。如迦將入幻境。余卽喝止之。庶  
幾有濟。孰意迦之冥頑不靈。若說他事。則侃侃而談。洵稱達論。若言及此節。則必執  
已見。抵死不讓。有時余責之急。則應曰。爾博士。宜如何明察者。何心理學尙無進步。  
乎。噩噩渾渾。無知無識。三千年前之世界。何至今尙未改耶。是時遊期滿。余當束裝  
旋里操業。乃與迦別。情慘欵欵。恨不得多延時日。乃共約明年再會。余從此歸倫敦。  
數月間。雖未目覩迦容。而心則嘗念念不忘也。

### 第三章

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之春。余因有一友。在布里畝。病瘍癆。甚危。亟搭車赴視。船中與  
余同坐者僅一人。衣履修潔。有文人風。余與之略敘寒暄。漸入談趣。覺其行止有度。

語言有緒。知必有興。良社會處受完全教育者。後悉其人所遭頗不幸。以苦治生難。特謙謙然。卑以自牧也。惟其面貌頗不完全。兩唇窄如紙薄而目又昧然如露葩。含苞此在於初晤之時。尙不十分注目。然以吾之所好例之。設未知其人之趣向者。吾必不敢引以爲友也。此時吾英適有一奪產奇案出不決者。久之而英民競討論其事。後卒判承產者不但遺囑是纏且須得死者之明命爲據。若其人爲癲亂而死。則更不能卽從遺囑書以定也。余二人閱極亦論及其事。此人聆余言似覺余爲醫生者。乃問余種種醫理。余一一答之。且論癲症尤詳晰。彼聞言心折。亟讚余術不去口。并深味吾言。謂余曰。足下判語極有當於理。惟病狀百端。倏忽無定。何由知爲癲之始明之終也。且癲者有時亦明。更何所取憑乎。余答曰。此節果甚難斷。其界線極不易分。然使余爲律師。則必先就死者究其未發癲時之意。何屬然後再加以搜索之力。察其向來有無恆心。並後此愛憎有無變換。誠如是。則執理而斷訟者未必不俛首伏輸也。曰。然則子之言。即可據以爲法乎。余曰然。試以余之所閱歷者言之。曩有

一友當客歲與別時。則信其心。非沐者心覆也。然別後安知其無所變乎。余述此事時。乃匿迦之姓名住址。特以其種種怪性奇癖告之。彼傾心以聽。似甚樂聞之者。笑曰。然則爾能預料其人病癩乎。余急應之曰。否否。使非遇有不平之事。吾可信。彼心之明。縱去世垂死時。當必如爾。我無病者也。曰。然則爾何代爲之憂。余曰。是有故在。使其人不幸。倏遇極傷心事。悲哀過甚。甯不至戕其生乎。雖然。其人甚智慧者。吾料其必不至此也。此人默然久之。乃又曰。今日於無意間。得與長者接談。我心甚愜。惟未述。令友之名。令人猜疑。不置。余笑辭曰。醫生談述病症。未聞有揭人姓氏者。余豈破例以徇私乎。不告之罪。幸子恕之。彼亦不再強余言。瞬息間。車停第二站。彼乃下與余別。余以爲吾與此人不過萍水之合耳。亦何有於情。故車復行。吾心亦隨之而往。不復有留戀之意矣。蓋余雖未會迦久。然嘗得其音問。書中屢提余所訂之期。戒余勿爽約。此時秋又到矣。余正欲再作山水之遊。以吸取新鮮空氣及觀碧翁翁爲樂。而迦陡通一信。令余踐約。趣余速赴蘇格蘭。末云。覆信勿直稱余名。當稱爲薛西。

迦。余。笑。得。此。書。迴。環。朗。誦。甚。費。思。索。蓋。習。醫。久。猝。欲。舍。業。而。嬉。人。情。所。難。若。弗。之。從。  
則。又。失。信。於。良。友。也。亦。非。余。之。所。心。願。今。若。不。往。蘇。格。蘭。自。擇。一。較。邇。之。地。令。迦。來。  
會。我。則。又。勞。人。逸。己。於。心。更。覺。不。安。矣。且。據。迦。云。所。約。之。地。景。物。鮮。美。而。其。所。攜。之。  
供。給。品。又。甚。滿。足。據。迦。所。云。若。舍。此。外。無。有。更。樂。者。余。反。覆。思。維。乃。決。以。從。約。爲。上。  
策。而。一。來。復。之。間。旅。裝。已。備。卽。啟。程。北。上。矣。余。在。途。中。思。與。迦。相。別。纔。一。更。寒。暑。今。  
將。得。與。會。心。甚。欣。慰。方。凝。想。間。車。到。加。里。德。猝。與。迦。遇。蓋。特。來。接。余。也。蓋。迦。以。所。約。  
之。地。距。加。里。德。甚。遠。而。又。僻。處。鄉。隅。恐。迷。所。向。故。特。自。備。一。車。迎。候。余。與。迦。握。手。之。  
初。其。歡。樂。自。無。倫。比。而。情。之。增。深。直。如。桃。花。潭。水。長。千。尺。矣。尤。可。喜。者。迦。軀。體。較。去。  
年。倍。健。而。精。神。發。越。亦。非。昔。比。前。後。若。判。爲。兩。人。余。乍。見。之。甚。訝。其。進。步。何。若。是。之。  
速。後。在。途。中。見。其。談。鋒。爽。利。口。如。懸。河。而。倜。儻。非。常。之。概。慮。寬。豁。我。胸。襟。遂。不。禁。大。  
聲。賀。之。迦。曰。子。亦。知。吾。之。近。狀。乎。吾。疾。所。能。大。減。者。皆。食。君。之。賜。也。吾。自。承。君。諄。諄。  
之。訓。吾。日。夜。思。自。克。勉。以。報。知。已。之。恩。故。尋。志。嬉。遊。恣。情。覽。勝。冀。以。離。苦。惱。天。入。安。